

〔英〕詹姆斯·克拉威尔

复明



豪 门

上 册

(英) 詹姆斯·克莱威尔 著

石幼珊 朱珊霞 等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译者的话

这部小说拿到手里，大约是一年前的事了。由于书中情节生动、紧凑，内容知识性强，再加上我们幼年生活在解放前的广州，亦曾到过香港，对书中的方言俚语、街巷名称、习俗人情等还依稀记得，颇感到熟悉亲切。因而原文1400页的厚厚一本书，竟一口气读完了。

本书作者克莱威尔是英国当代作家，生于澳大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英国皇家炮兵部队，1942年被日军俘虏，囚禁于新加坡的章宜集中营。他对亚洲的情况十分熟悉。除本书外，他所写的三部长篇小说《封建军事独裁者》（又译《幕府大将军》）、《大班》和《鼠王》都是取材于亚洲的畅销书。《大班》就是本书主人公邓乐思的祖先、英国海盗德克·司徒安的发家史。本书可称是《大班》的续篇。

《香岛风云》是一本通俗小说。该书自1981年在英国首版后，四、五年间，已经再版了九次。这本书在欧美和香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有“香港史诗”、“香港万花筒”之称。

该书在国外和香港之所以有这样广泛的读者，大约一是因为它故事性强，情节复杂，构思精密巧妙，许多章节极富有刺激性；同时也因为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具有一定深度，文风明快活泼，笔触细腻逼真，读之有如置身于纸醉金迷而又风云突变的殖民地香港社会。

我们把这部书介绍给中国读者，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由于本书的故事，虽然只写了1963年的某一个十天，但却从许多侧面相当深入地剖析了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

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已将近一个半世纪，现今发展成为世界上有数的大港口。书中人物常称香港为“亚洲的中心”，甚至“世界的中心”，虽属过甚其词，但是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地位，社会情况极其复杂，是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一个聚会点，则恐怕是个事实。

书中描写为了得到代号为“格兰特”的几份秘密文件，在豪门大洋行的大班邓乐思、苏联克格勃高级间谍小组“赛伏灵”、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港英警方、军事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之间，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角逐。这种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香港这一地区各国间谍活动的真实情况。在香港还有另外一股政治力量，那就是黑社会的势力，即书中所说的“龙帮”以及各种走私贩毒集团和盗窃、诈骗、绑架等犯罪集团。对于这一类人物以及他们的活动，作者也做了细致的描写。

本书还用很大的篇幅描绘了香港的金融界、工商界的垄断集团，乃至美国的大资本家，为了高额利润，采用各种手段进行争夺的情况。他们散布谣言、制造舆论、彼此勾结，掀起金融风潮，进行资本兼并，甚至不惜派遣自己的情妇，使用美人计，以达到搞垮对方、取而代之的目的。书中这方面的描写，也是淋漓尽致的。

本书布局广阔。从港督、贵族、国会议员、豪门富商和高级政客穷奢极侈的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经济争夺、政治交易、间谍渗透情况到特务警察、娼妓匪徒的行贿受贿、走私贩毒、绑架勒索等犯罪活动，乃至牵动全港人心的赛马赌博等等，都有绘声绘色的描写。把一个封建迷信色彩很浓，又刻上很深的资本主义殖民地烙印的香港，尤其是它的黑暗面，活生生地再现在读者眼前。

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香港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香港的情况自然更为我国人民所关注。希望本书在给予读者故事情节欣

赏的同时，还能够向有关的专业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提供一些研究和了解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感性知识。

为了不使篇幅过长，翻译时我们作了少量删节。

1986年7月8日

1960年6月8日

小 引

1960年6月8日午夜11点45分

伊恩·邓乐思在滂沱大雨中驾驶着那老式的MG型赛车，小心翼翼地转过弯，开到德克大道上。这条大道绕司徒安大厦而过，大厦矗立在香港海滨之上。那天夜里气候恶劣，四周漆黑一片。第九号风暴警报球已在黄昏时分挂起。整个殖民地，包括这边的香港岛，对岸的九龙以及在中国大陆的新界，街道上行人几乎绝迹。

暴雨猛烈地冲击着车前的挡风玻璃，邓乐思什么也看不清；狂风撕扯着汽车篷顶和双侧的玻璃，他只好减慢车速。他把车开上滨海大道，看见街边一个自动售货亭被狂风卷离地面，坠落时撞毁了一辆停放着的汽车。接着，这个小商亭又跟汽车一起随风掠过水面，消失在视野之外。他腕力很强，能在旋风剧烈震动车身的情况下稳住方向盘。他喜爱这种考验人的意志的暴风雨。不久，他小心地把车开上人行道，停放在紧靠大楼的背风处，从车里走出来。

他四十岁出头，碧眼金发，身材削瘦，仪容英俊，穿着一件旧雨衣，戴着雨帽。他疾步走在人行道上，急急忙忙转弯冲向那22层大厦的正门，但已被雨淋得透湿。在高大的门道上方是司徒安家族的纹章：中国青龙缠绕着苏格兰红狮。他打起精神大步走了进去。

“晚安，邓乐思先生。”一个中国人门房招呼他。

“大班叫我来的。”

“是，先生。”门房为他撒了电梯键钮。

电梯开上去，停下后，他穿过小厅走向大楼平顶上的起居室，敲敲门，走了进去。

“晚安，大班。”他冷冰冰地问候道。

阿拉斯泰尔·司徒安靠在精致的壁炉旁。他是苏格兰人，六十多岁，满头白发。他身材魁梧，面色红润，肚子微微突起，保养得很好。他掌管司徒安公司已有十一年了。

“喝点儿什么吗？”他挥手叫邓乐思拿银质水桶里的上等好酒。

“谢谢你。”邓乐思从未来过大班的私人住处。这个房间十分宽敞，陈设讲究。墙上的油画画面是他们早年用过的快速大帆船和汽艇。那宽大的风景窗可以俯瞰整个香港岛、香港港湾和对岸的九龙。但此时雨水如注，漆黑一团。

邓乐思倒了点儿酒，公事公办地说：“祝你健康！”

阿拉斯泰尔点点头，举杯回敬，同样用冰冷的语调说：“你来得早了点儿。”

“早五分钟就算准时，大班。这是父亲灌进我脑子里的概念。深夜叫我来是有很重要的事吧？”

“是的，这是我们的老规矩，是德克的规矩。”

邓乐思呷了一口酒，静静地等着。只听见那古老的船钟滴滴答答大声响着，他更加激动起来，不知道有什么事临头。壁炉的上边挂着一幅少女的结婚照，那是黛丝。她十六岁时嫁给了库鲁

姆，公司创始人德克·司徒安的儿子，公司的第二任大班。

邓乐思仔细端详着这幅像片。突然一阵狂风猛击窗户。他说：“天气糟透了！”

大班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他不喜欢他。古老的音乐钟鸣响报时：午夜了。

有人敲门。阿拉斯泰尔松了口气，说了声“进来”。他很高兴他们的事可以开始办了。

开门进来的是大班的贴身佣人林楚，他随即闪到一边，让司徒安公司的买办陈菲利进来，然后把门关上。

“啊，菲利，你和平常一样准时。”阿拉斯泰尔尽量使口气轻松一些，“来点儿香槟吗？”

“谢谢你，大班。晚安，邓乐思！”菲利用绅士阶层惯用的英语郑重其事地说。他六十八九岁，是欧亚混血种，体型瘦弱单薄，不太象欧洲人，倒更象中国人。他容貌清秀，皮肤白皙，灰色的头发，高高的颧骨，还有一双乌黑的中国人的眼睛。

“据说这次台风很厉害。”阿拉斯泰尔一边把香槟倒进精致的玻璃杯里一边说。他先递了一杯给菲利，然后给邓乐思。“祝你们健康！”

他们三人一饮而尽。一阵狂风震得窗户嘎嘎作响。“幸亏我今晚不在海上。”阿拉斯泰尔若有所思地说，“那么说，菲利，你又来了。”

“是的，大班，我很荣幸，十分荣幸。”他察觉到阿拉斯泰尔和邓乐思之间的强烈敌意。他想，心怀敌意是司徒安公司的大班移交权力时的一种典型心理。

阿拉斯泰尔再次呷酒品味，终于启齿：“每当一位大班向另一位大班移交权力的时候，要有见证人，这是我们的规矩。做见证人的常常是、只能是我们的现任买办。菲利，算上这次一共多少次啦？”

“大班，我已经作了四次见证人了。”

“菲利几乎认识我们所有的人；他还知道我们的许多秘密。呃，老朋友，对吗？”菲利只是微微地笑。“伊恩，你可以信任他。他的意见总是明智的，可以信得过他。”

“是的，生先。”邓乐思说，但他想，难道你大班真正信任过什么人吗？！

阿拉斯泰尔放下酒杯说：“首先，我郑重地问你，伊恩·邓乐思，你愿意担任司徒安公司的大班吗？”

“是的，先生。”

“那你就对着上帝起誓：对今天的一切你将保守秘密；除了你的继任人，不向任何人泄露。”

“是的，先生。”

“那就正式宣誓吧。”

“我向上帝起誓：对今天的一切，我将保守秘密；除了我的继任人，决不向任何人泄露。”

“来，”大班递给他一本年久发黄的羊皮面文件，“大声读出来！”

邓乐思接过文件，那上面的字体象蜘蛛网一样，但完全看得清楚。他瞟了一眼日期——1841年8月30日。他心情激动，“这是德克·司徒安的手迹吗？”

“对，大部分是，其余是他儿子库鲁姆的补充。当然我们有影印本，以防原件被毁。读吧！”

“立此遗嘱：我身后历任大班，在继承我衣钵之先，必须朗读本文，并按照我、司徒安公司创业者德克·司徒安立下的规矩，以见证人为证，盟誓于上帝之前，声明愿接受遗嘱之全部规定，永守秘密。此乃意在确保公司之福祚延绵。因我一生杀人作恶，后人必遭种种磨难。亦由于我等已同世上独特的中国习俗结下不解之缘，故立此嘱：

“‘其一，一个时期只有大班一人，对公司享有全部绝对之权威；对所有职工有权雇用或解雇；有权掌管各地之大小船只，任命其船长，指挥各分公司。大班自行其事，祸福独当。因此全体人员必须保其隐秘，勿受暗箭所害，应绝对遵从其命令。为使此种绝对权威不被削弱，公司内不容形成或存在任何委员会、法庭或集团之类组织。

“‘其二，大班登上任何船只后，其地位即高于该船船长，所发布之战斗命令或航行命令即为法律。船长就任之前，须对上帝作如是宣誓。

“‘其三，大班独自决定其继任人，此人从六名公司内阁成员中挑选。此六名成员之一为公司买办，永由陈氏家族后裔继任。其他五人均应为堪当大班之人，即品格正直，身心健全，并具有在公司担任对华贸易业务五年以上之工作经历。此五人须为基督教徒，为司徒安族人或姻亲。吾兄罗勃与我之后人，若非刚毅过人、才华出众，不得优先于其他族人入选。公司内阁成员可应大班要求充任其顾问。然应予重申：大班在表决中所投票作七票计算，余人则每人一票。

“‘其四，若大班在选出继任人之前在航海中丧生，或死于战事，或失踪达中国农历六个月之久，此时公司内阁即应选举其成员之一继任大班。选举时每成员可投一票，买办之票则作四票计算。新当选之大班应立即按规定方式，在其同仁之前宣誓——凡公开投票反对新当选之大班者，立即开除出公司，永不录用，并不予任何赔偿。

“‘其五，公司内阁成员之当选或解职，概随大班之所欲。大班退休后，可提取公司总值百分之十的利润。但公司一应船只永远不作产值估价，因全部船只以及船长、船员，均为公司未来生命与力量之所系。

“‘其六，历 大班应批准买办之当选。买办须于当选前书面

声明，如大班要求其去职，则无需作任何解释，随时可被免职而让位与他人。

“‘其末，大班独自选定继任人，令其在买办之前宣誓。所用誓言我已于1841年8月30日亲手书写于家传圣经之上。’”

邓乐思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么，这是德克·司徒安亲笔署名的啰，见证人是……哦，我不认识图章上这些字。先生，这是古体字。”

阿拉斯泰尔看了菲利一眼。菲利说：“第一个证人是我祖父的养父陈盛安，第一任买办。第二任是我的姑奶奶秦金美美。”

“这么说，那些传说都是事实啦！”

“有的是。”菲利接着说，“你可以和我姑姑萨拉谈谈。现在你要当大班了，她会告诉你许多秘密的。她今年八十四岁高龄，对我祖父戈登爵士的情况还记得很清楚。还有邓肯和凯特，都是美美和德克生的孩子。是的，她记的事可多啦……”

阿拉斯泰尔走到书桌边，小心翼翼地拿出那本又厚又重、用得很旧的圣经，把花镜戴上。这时邓乐思觉得身上的汗毛竖了起来。“跟着我念：我，伊恩·邓乐思，司徒安家族的亲属，基督教徒，在第十一任大班阿拉斯泰尔·司徒安及第四任买办陈菲利面前向上帝起誓：我愿恪守我于此地——香港宣读遗嘱之全部内容，我愿使公司继续留驻香港，并专营对华贸易；我愿在大班任期内继续维护公司在香港商业界的主导地位。我向上帝起誓，凡德克·司徒安对其生死不渝之挚友陈泽金安（又称金夸）及其后人许下之诺言，承担之责任及君子誓约，我愿意承担。再者，我愿……”

“什么诺言？”

“你象所有前任大班那样闭上眼睛对上帝起誓就是了！你马上就会知道你继承下来的是什么责任。”

“如果我不愿起誓呢？”

“你知道回答是什么！”

暴雨不断冲击着窗户，其剧烈程度和邓乐思的心跳不相上下，他掂量着如此疯狂的随心所欲的委任要求。但是他知道，要是不奉命，他就当不成大班。所以他对着上帝说了要他说的话，作了保证，又跟着继续读下去。

“……再者，我愿运用一切权力与手段，使公司永远稳如亚洲豪门大族之天字第一号洋行，或谓亚洲豪门大洋行。我愿不择手段以击败、摧毁布劳克父子公司，将其逐出亚洲，我愿不择手段，尤其要着力将我之大敌即该公司创业者泰勒·布劳克、其子摩根及其子孙后代逐出亚洲地面；但是我媳黛丝·布洛克及其子孙除外……”邓乐思又停住了。

“你读完以后就可以随便提问了。先读完它！”阿拉斯泰尔说。

“好的。最后，我向上帝起誓，我愿令我继任大班起誓愿接受遗嘱的全部内容。求主保佑。”

此刻唯有暴雨猛击窗户的声音打破室内的静寂。邓乐思觉得背上直涇冷汗。

阿拉斯泰尔放下圣经，摘掉花镜。“好啦，宣誓完毕。”他严肃地伸出手来：“让我第一个祝贺你，大班。我愿为你效劳，有事请吩咐。”

“大班，我是祝贺你就任的第二个人，我很荣幸。”菲利微微欠身，同样一本正经地说。

“谢谢。”邓乐思非常紧张。

“我想我们需要喝点儿酒。”阿拉斯泰尔说，“如果你同意，我就来倒酒。”他过分拘谨地对邓乐思说。

阿拉斯泰尔又对陈菲利说：“你要酒吗？菲利？”

“好的，大班。我……”

“不对。现在伊恩是大班了。”阿拉斯泰尔倒好香槟，把第一

杯递给邓乐思。

邓乐思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回味着他们恭维的举止。他知道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他举起酒杯说：“这一杯敬司徒安公司！”

三个人干杯之后，阿拉斯泰尔拿出一个信封。“这是我的辞呈。我所担任的其他六十来个委员会主席、董事长以及董事等职务，都随着我辞去大班之职而自动卸任。这些都是大班的当然职务，现在你接替我任大班，也就自然担任这些职务了。按照惯例，我卸任后将担任我们在伦敦子公司的主席，但是你可以随时终止我的任期。”

“那么现在你的任期已经终止了。”邓乐思立刻说。

“不管你怎么说，一切遵命。”那老人咕哝着，但额头上暴出了青筋。

“我认为你担任爱丁堡第一中央银行的副主席对我们公司更有利。”

阿拉斯泰尔抬起头来怒目而视：“什么？”

“我们有这么一个职务，是吗？”

“是的。”阿拉斯泰尔说，“为什么要我干？”

“我要有人帮忙。明年司徒安公司要公开发售股票，参加证券交易所。”

阿拉斯泰尔和陈菲利两人都呆了，瞪着他。“什么？！”

“我们要参加证——”

“一百三十二年以来我们一直是一家不公开招股的公司！”那老头子大声吆喝起来，“我的天主上帝啊，我已经跟你说过一百次，不让股东或局外人来插手我们的事务正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他的脸涨得通红，但又强压住怒气，“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我在洗耳恭听呢。”邓乐思不动声色地说，“要生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参加证券交易所……这是我们能取得所需资金的唯

一办法。”

“菲利，跟他谈谈，叫他放理智一些。”阿拉斯泰尔说。

买办怯生生地问：“这样做对陈氏家族会有什么影响呀？”

“我们形式上的买办制度从今晚起宣告结束。”邓乐思看到菲利的脸色一下子刷白，但还是继续说下去：“我对你已有书面安排。这个安排对以往的规定不作任何变动，但也可以说一切都有变动。今后你公开的身份仍然是买办，但对内我们将有新的作法。主要的变化是你的股份将不是一年赢利一百万，而是十年赚两千万，十五年赚三千万。”

“不可能的事！”阿拉斯泰尔大声喊起来。

“如果我们一年净赚两千万美元，十年后将是两亿，十五年后，菩萨保佑，就是四亿了，我们的年度周转金也会接近十亿。”

“你疯了。”阿拉斯泰尔说。

“没疯。司徒安公司要国际化，局限在香港贸易公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记住你的誓言，向上帝的誓言！香港是我们的基地！”

“我不会忘记的。我还要问：我从德克·司徒安那里继承了什么责任？”

“都在保险柜里。写在一个有‘遗嘱’字样的密封信封里。还有哈格的‘对后代大班的指令’。”

“保险柜在哪里？”

“在司徒安公司大厦的书房里挂着的油画背后。”阿拉斯泰尔面有愠色，指指壁炉架上座钟旁边的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专用钥匙和现在使用的暗码。当然你要换暗码。然后你把暗码数字存放进大班在银行里的随便哪一个私人保险箱，以防意外。保险箱有两把钥匙，一把交给菲利。”

菲利说：“按我们的规定，你健在时，银行有责任不允许我开保险箱。”

“还有一点：泰勒·布罗克和他的儿子——那些杂种不是早在一百来年前已经灭绝了吗？”

“是的，嫡出男嗣是死光了。但是德克是很记仇的，他的复仇火焰如今还从九泉之下冒出来。保险柜里还有一份泰勒·布罗克目前子孙的名单，读读这些文件很有意思。你说不是吗，菲利？”

“是的，的确有意思。”

“罗思威尔和汤姆两家，还有耶得格尔和他那窝小杂种，他们的情况你都知道。但是特斯克尔也在名单上，不过他自己不知道。还有贾森·普鲁姆、迪普福特—史密斯勋爵，最重要的是，还有奎伦·戈恩特。”

“不可能！”

“戈恩特不但是罗思威尔—戈恩特联合公司的大班，我们的主要仇家，他还是摩根·布劳克秘密的直系后裔——虽说是私生子，却是直系。他是布劳克家族的最后一代。”

“但他一贯自称是那个经营对华贸易的美商爱德华·戈恩特的曾孙。”

“他是爱德华·戈恩特的后代。这没问题。但摩根·布劳克爵士是爱德华的父亲，母亲则是克里丝婷·戈恩特，美国弗吉尼亚州人。当然这是不公开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和现在一样，都不能宽容这样的事。直到1859年摩根爵士成为布劳克公司的大班时，才把这个私生子从弗吉尼亚接出来，给他买了美国罗思威尔公司从前在上海一家商行的合伙契约。此后他和爱德华就伺机消灭我们。他们差点儿达到了目的——库鲁姆·司徒安肯定是他们害死的。但是后来洛克林和哈格·司徒安又把摩根爵士击垮，使他的布劳克父子公司破产。因此爱德华·戈恩特不肯罢休，他的子孙也永远不会罢休。我可以打赌，他们的创始人也一定给他们留下一包材料，和我们一样。”

“他知道我们知道这事吗？”

“不清楚。但他是仇人。他的家谱和别的东西一起都放在我们的保险柜里。发现这份家谱的是我祖父，是他在1899年拳乱期间偶然发现的。那份名单很有意思，伊恩，很有意思。有一个人对你具有特殊意义，是个经理，……”

一阵狂风摇撼着整个大厦。大理石桌面上的一件象牙摆设被晃倒了。菲利哆哆嗦嗦地把它扶起来。他们都定定地看着窗户，注视着阵阵狂风吹动窗格玻璃，玻璃上反射出他们的影子，显得很难看。

“台风！”菲利小声说，冒出了汗珠。

“是的。”他们都很紧张，屏息等着这阵“鬼风”过去。这种狂风，事先未见预报，从各个方向突然袭来，有时风力可达每小时150海里。风过后一切都荡然无存了。

这阵狂风过去了。邓乐思走过去看看气压计，轻轻敲敲它。

“还在下降。”他说。

“天哪！”

邓乐思向窗户瞥了一眼。窗外的雨点被风吹得几乎与地面平行。“我们的‘永云号’明晚该进港。”

“是的，但是眼下可能正在离菲律宾不远的地方。莫法特船长是个机灵鬼，这风暴难不住他。”

“不见得。莫法特喜欢死板地按计划办事，这次台风可不是计划之内的。你……他应当接到过你的命令。”邓乐思喝了点儿酒，若有所思。“但愿‘永云号’平安无事。”

菲利听出了他言下的恼怒。“怎么？”

“船上有我们的新计算机，还有价值二百万英镑的喷气式发动机。这些东西都没有投保——至少发动机没有保险。”邓乐思瞥了阿拉斯泰尔一眼。

老头子辩解道：“不那样做，就签订不成那份合同。发动机是运往广州的。菲利，你知道，我们不能投保，因为是运到红色

中国去的。”接着他又急躁地说：“那些货，呃，货主是南美洲人。从南美到中国没有出口限制。就算这样，也没有人情愿买保险。”

菲利又说：“我还以为那部新计算机三月份才运来呢。”

“原来是，我设法把运期提前了。”阿拉斯泰尔说。

“那些发动机票据在谁的手里？”菲利问。

“在我们手里。”

“那可要冒很大风险。”菲利显得十分不安，“你说的是吗，伊恩？”

邓乐思没有吭声。

“只能那样，要不我们就签不成那份合同。”阿拉斯泰尔又说了一遍，更加急躁了。“看来我们会赚一倍，菲利。我们需要这笔钱，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需要发动机。上月我在广州时他们说得更清楚不过了。而我们需要中国——这点他们也说得很清楚。”

“是的，但是一千二百万美元，可是……装在一只船上，风险太大。”菲利还是那个意见。

邓乐思说：“从苏联人手里抢生意，就要对我们有利。再说，这事已经这样做了。刚才你说什么，阿拉斯泰尔？你说名单上有一个人我应该知道，是哪家公司的经理？”

“玛鲁堡汽车公司。”

“哦！”邓乐思突然高兴起来，他不怀好意地说，“那些混蛋，这些年我一直恨透他们了，就是那个父子公司。”

“我知道。”

“那么聂克林家也是泰勒·布劳克的后裔啦？看吧，不用多久，我们就要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上抹掉。好，太好了！他们知道上了德克的黑名单吗？”

“我想他们不知道。”

“那就更好。”